



萧军全集

13

华夏出版社



“银锭桥西海北楼”——萧军故居





13

萧军全集

乌苏里江底西岸（叙事诗）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萧军全集. 13, 散文 / 萧军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8. 6

ISBN 978 - 7 - 5080 - 4664 - 8

I. 萧… II. 萧… III. ①萧军 (1907 ~ 1988) —全集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1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75157 号



目 录

引 诗	1
-----------	---

第一部

第一章 怒潮	3
第一节 反叛的人流	3
一 雪原	3
二 村口	11
第二节 歃盟	14
一 血誓	14
二 同盟酒	23
第三节 夜审汉奸	33
第二章 进发	43
第一节 集合在雪原上	43
第二节 占领土龙山	48
第三章 告别	75
第一节 记忆的通道	75
第二节 情同手足	89
第四章 同仇敌忾	109
第一节 分歧	109
第二节 幺娘与周山	137
第三节 白洼子之战	156



第四节 首战告捷	165
----------------	-----

第二部

第五章 较量	182
第六章 风里的旗	259
第七章 幺娘流泪了	288
第八章 被激怒的人们	333
第一节 血溅湖南营	333
第二节 英雄之间	395
第九章 不能就此搁浅	464
第一节 夜宴	464
第二节 “我等待着你……”	481

第三部

第十章 弟兄之争	491
第十一章 转战	513
第十二章 瓦尔克的人家	553



引 诗

太平洋的西岸——在地图上，
 我们的秋海棠的大叶，
 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这个大叶的
 一个角上。
 那里有三千五百万杂样的人民，
 ——有朝鲜，有吉尔吉斯，有蒙古，
 有日本，有苏联……
 有动脉管似的各种河流：
 ——黑龙江、松花江、鸭绿江……
 牛羊和骡马，
 全是壮大的，
 土地的颜色，杂有黑也有黄，
 森林啊！犹如一个圣女！
 没有经过人烟，
 也没有经过残伤！
 终年戴着银色王冠的
 天池山和兴安岭，
 那是表示着和寒风战斗的
 光荣的标记，
 它们是一个伟大的大鸟啊！
 伸展着它们巨大的双翅，
 三面地盘围着，
 好使这盆地上的婴儿们，
 安全地生长！
 但它容纳着人，也还容纳着野兽；
 容纳着灾害，也容纳着暴君！



可来去啊！
他们是在一个“王”的铁链下生活。
人民们因为无知，
那只有忍受。
如今由“王”竟换成了群盗，
他们不独有铁链，
还有大独裁的刀！
他们纷纷地疯狂地，
响着马銮铃，在那广大的平原上：
跑着啊！跑着啊！……
踏践着一切的土地、山林和人畜。
他们的宝刀像风似的那样快，
那样到处回旋；
那铁链竟一些双头蛇似的，
将每个人民追赶！
不独吸干了人的血液啊！
还要溶解了骨头，榨出那骨髓。
于是，反抗的号角响了，
这是由一串到一串，
一个故事来接着一个故事，……
今天啊，我就是在写下这些故事中的一个链环。



第一部

第一章 怒 潮

第一节 反叛的人流

一 雪 原

一千九百三十三年夜间在北满洲一个雪原上：

这是雪的海，

飞进着雪的浪花。

这是雪和风争统治的战场，

它们彼此悲鸣和击打！

尖锐的呼啸

可怖地啞哑

人却行走在这悲鸣和击打之中……

像一些黑色的蚕虫

行进在一片广大的白羊毛毡上。

“好大的风啊！

为什么还看不见一点灯光？”

一个黑点叹惜地说了。

“风虽大，并没挟着沙，

这样你还知足吗？

仅是有点雪花……”

另一个回答。

“我并不是说怕风，



谁还不是在这样风和雪的欺压里长大？

我是说为什么不见一点灯光。”

他们来的方向是四处

纷纷，

却正是朝着一个方向

前进。

(人们听到缴枪和地执照的消息已经不是一天了，也曾经几次催动，他们抗拒了。可是明天，就要有人马从县城里出动。)

田地呀，是我们生命的源泉，

那每一粒泥土，

全有着我们祖先的血汗，

他们是一头猪似的，

用自己的嘴巴，

由一小片到一小片……

才开辟了这固执的铁似的沉默的荒原。

又鸟雀似的，

珍重地埋下了它们衔来的第一颗种子，

于今，

让我们全献出来吗？

那枪！自从有了我们的生命就有它，

它是我们生命的拐杖！

一颗子弹，

要几千万颗食粮？

一颗枪的价钱，

全是从我们生命所需

最低限度之中抽出来的

血液。

我们需要它……

它不独可以杀死那些能伤害我们的豺狼，

对那不义的贼盗们，

我们也决不从宽。

怎么，让我们全献出来吗？

——献出我们整部的生命？

献给谁呢？



给我们的代价是金还是银？
 还是吃不尽的食粮？
 噢 噢 噢……
 连金银全买不了人的生命，
 怎么还要一条铁链？
 好将我们的仅有的生命和自由一齐锁绑！
 滚你妈的蛋罢！
 世界上没有这样愚蠢的“人”，
 有的只是白痴和猪羊。
 就是一只麻雀，
 它也振一振翅膀。
 决定反叛了就在今夜！
 要我们的枪和田地，
 这是容易的，
 那代价
 就是先送上你们的脑袋和胸膛！
 请看，这枪，它是多么漂亮！
 那苗细细的身段，
 像一位风骚的姑娘！
 请看，
 这黑色的土地，
 又香又温暖，
 不埋种子，
 就是插上一根木棒，
 它就能给你开花和结粮！
 平坦得又像一面
 铺着波斯毯子的大炕。
 可是呢，
 这姑娘，只是不乐意改嫁。
 这土地啊！
 不是我的坟场就是你的坟场，
 也许我们一同在这里安葬。
 这中间，还有什么商量？
 ——我向你宣个誓罢



我黑色的土地
美丽的枪，
我们是不能分别的！

农民一：你为什么不再说那巧妙的笑话，
使我们笑一场？
看这风雪越来越不像样儿了，
一片一片地……
风倒跑光了，
你看他们飞得是那样
大大方方。
好家伙，你拉开你的
风箱罢，
唱一出，
锯罗锅子，吊膀子，王大娘锯铜缸。

农民二：你真是个不知死活爬热锅的
臭蟑螂！
这是什么年月了，
你还要唱？

农民三：从四面八方来的人足有百八十，
说不定，
谢东家，也许杀一只猪或羊！

农民四：别做桃花梦啦！

农民五：咱们全是年轻力壮，
要打就打罢啦！
那何必三推四让？
作势装腔。
老大爷你哩？

（农民五，搀扶着一个白胡子的老农民，时时为他拂去肩上的雪片。）

老 人：别太夸耀啦，小娃儿们！
谁还不是有过年年轻力壮？
我放枪的时候，
你他妈……
你的妈妈和你的爹
还没拜堂啦！



哈哈……

小孩：你不用吹牛皮，
把一些我们没见过的事情，
向我们撒谎。
听说明天就要干一下了，
那时候，
就要看你这老冬瓜的真张。

老人：哈哈……
回去问问你那寡妇妈妈，
你问她：
“妈，怎么王四爷的耳朵
缺了半拉？”
她就会告诉你了：
那是在三十五年前罢
做了一次傻瓜。

农民一：又是那回打东洋的事了？

老人：当然是啦，
人总要记着自己的光荣和耻辱，
才不负在人世上开这么一回花。

小孩：你的耳朵……
(孩子去掀老人的耳帽子)
我以为是耗子咬去的啦！
还有这样大的来头……
呜啊！呜啊！
(孩子大笑)

老人：真是不懂事的小浑虫！
这样风雪，
你怎么用你那冰冷的手
向人的耳朵上乱动！
回去看吧，
它就要肿了！
春天一来
就要烂得流脓！
你这个不知深浅的小浑虫！



(青年农民和孩子们均大笑，呜啊！呜啊！)

提起这耳朵，

他妈的，是一个纪念。

那是在光绪多少年间了

和东洋人打了一次战。

小孩：为了什么呢？

那时候就和东洋人开了火？

老人：鬼知道为了什么！

那时候有皇上，

打仗是从来不说理由的，

叫你打，你就向前，

不叫你打，你就别动弹。

我恍惚听说，

那是为了高丽国，

就是那些会种水稻，

穿白衣戴纱帽的人。

如今归了日本国了，

人家全叫他们做“高丽棒子”

那就是穷的意思，

也就是亡国奴。

那时候，

日本国就要要这地方，

大清国的皇上怎能肯呢？

这还不算啦！

在这以前，

有个俄大鼻子国，

也是为了要吞灭高丽

这块国土，

也曾经和如今的日本小鬼

打了两三年。

接着就是我们了。

不用说，

我们吃了败仗，

不独让了高丽，



而且还赔了小鬼许多钱！

啊！

也搭上了我这耳朵半边。

懂得吗？

那时候我也是吃粮当官，

也正在壮年，

我是只知道报效皇上的，

所以打仗的时候，

尽向前干！

他们用的是钢子枪，

我们用的还有老鸟枪，

装的是铅丸丸，

他们用的是轻便的细马刀，

我们用的却是又笨又重的

鬼头刀。

一个冲锋——

等回来的时候，

伙伴们才告诉我：

“你的耳朵怎么啦？”

我才觉得有点不舒服，

就这样……

它一直也没长圆。

青 年：全说高丽棒子

我们是一个祖先，

你说这话对吗？

老 人：唐王征东就是说征高丽，

大约那时候

兄弟们就分家了吧？

小 孩：高丽归了日本国就完了吗？

老 人：就是说啊！这怎能完呢？

常常听说他们也在反叛，

杀了一批又一批……

哈尔滨出过一件大事情，

那时候……



你们还没有降生到世上。
日本国一个大臣，
名叫伊藤博文
也就是吞灭朝鲜的那个人，
他一天
到哈尔滨的车站上了，
正是一些人欢迎他的时候，
就从人群中
窜出一个青年人来，
他的名字叫做什么……
“安重根”，
啪，啪，啪……
发了七响手枪，
真巧啊！
一颗子弹也没跑，
全钻进了
那老家伙的身……
哪哈哈！……

小孩：安重根呢？

青年：那还用问，
当然要被捉住啦！

小孩：为什么他不跑啊？

青年：你这小傻瓜！……

老人：好吗，那怎么能跑得脱呢，

那简直是一座人的城！

弓上弦，刀出鞘，

一头蚊蝇也不容易脱身。

可是，我们这英雄，

他并不跑，

他大叫了三声：

“韩国万岁，韩国万岁，韩国万岁……”

抛开了那没了子弹的手枪

笑容满面地说：

“我是用我的命，



来拼这老狗的命。
我杀了你们一个伊藤博文，
就少了一个伊藤博文，
你们杀了我一个安重根，
却要产生无数的安重根！
我的唯一仇人就是这老狗，
和你们那非人的皇帝，
我并不恨你们真正的人民……”
于是，他被绑了！
二十人一排枪，
二十人一排枪，
把这英雄打成了泥泞浆！

小孩：我要作安重根！
青年：你就是长一百年也还是饭桶……
老人：不要在嘴皮上争英雄了！
这真正争英雄的日子到了！
不是今夜，
就是明天，
我想这白白的雪地上……
就不会这样白了？
也许是完全变成了鲜红！
明年的草啊！
将不是绿的了！

二 村 口

（天空已经完全黑下来，村庄一个碉堡顶上，正有两个守望的壮丁在对话。）

壮丁一：看啊！他们是爬得那样地慢！

这时候了，都没来全。

壮丁二：他们有的骑马，有的坐爬犁，还有的步行……

道路又不一样远……

壮丁一：这打起仗来怎么办呢？

壮丁二：这倒不必担心，

到什么时候，

人就会怎么办。